

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蜃樓外史

## 第十一回 花下遇佳人牽情投宿 酒中聞大盜弄法驅凶

綠林豪客夜摧妝，撮合端憑鼠輩忙。自是前身修得到，卻教神女嫁襄王。

卻說二人又請問道：「弟子等受仙師賜書之恩，本不當再為煩瀆，特以弟子等目下尚是秀才，不知何日始可以為國家效力，並或有甚兇險之事？叩求仙師指點迷途。」仙師道：「凡事各有天命，不能強求，亦不能違逆天命。只隨分做將去，自然有機緣湊巧。至於兇險之事，則吉人自有天相，不必預為躊躇。我細看，爾等氣色印堂內紅光隱隱，直透天庭，不久還有奇遇。你兩個熟讀天書三卷，自可遍遊天下，以長閱歷。若有傑出英雄，便可隨時收伏，以作他年立功邦手。方才射白猿的那一枝箭卻可留存這裡，作為異日相見之券。」說罷，隨命方才帶他兩人進來的那個仙童道：「你送二位郎君出山，速來回我法旨。」便向文龍、楚材道：「此處卻非你們久戀之鄉，快快出山去罷！」

文龍同楚材慌忙跪下，叩了幾個頭。文龍便袖著天書辭了仙師，跟著那個仙童一逕出來。到得洞口舊路，童兒道：「這山與牛頭山相隔有千餘里路，也是仙師與你們有緣，所以差白猿相引到此。此刻回去就比來路不同，況又無路可通，故此我家師父叫我送你等出山，你兩人且閉了目，待等耳邊沒有風聲方可開目，切記，切記。」兩人聽得此話，即將眼睛緊閉。但聽得那仙童口中唸唸有詞，喝聲道：「疾。」兩人只覺得自己身子飄飄蕩蕩，耳中似有萬馬奔騰之聲。不一回工夫，已覺腳站實地，風聲頓絕。耳中只聽得自己童兒驚訝的聲音道：「怎麼我們兩個相公不見了一日，此刻卻從天上下來，倒底是個什麼緣故呢？」

兩個聽見，即將雙目睜開。卻見自己兩個童兒牽著兩匹馬迎上前來。再看天色已是傍晚時候，心中也覺驚疑。文龍摸著天書時，依然在袖中藏著，不覺大喜過望。兩人也不將此事對童兒說明，只含糊答應了幾句，便上馬回轉家中而去。

到了次日，兩人便整日地把那天書習練。不到數月工夫，已是熟誦如流。凡天文地理行兵佈陣，以及請神召將藝術，無不深通元妙。

又隔了一年光景，兩人商議著要稟明父母，借出去遊學為由，以便遍遊名勝，並可遵依仙師吩咐，便間可以收伏英雄，但不知仙師所說的奇遇卻是為何？且不要管他，我們且先到江南省去遊玩。若有奇遇，也未可知。兩人遂商議定了，各去稟告自己父母。只說要出門去遍訪名師。多則一年，少則半載，一定可以回來。兩家父母卻知道自己的兒子志氣甚大，故而並不禁止，任憑他們出去。惟囑咐早些歸家，以免盼望。因此兩人得意之至，各自收拾行裝，帶了兩個貼身伏侍的心腹童兒。文龍帶的叫張武，楚材帶的叫沈方。卻都是聰明伶俐，一向跟著主人，一般也學得武藝精熟。所以兩個主人很喜歡這兩個童兒，一日不能離開左右的。

兩人遂揀定了黃道吉日，拜別父母，囑咐妻子，然後一同騎馬登程，往江南而去。行了數日，已到江南境中。此時正是暮春天氣，路上領略那春光明媚鳥語花香的滋味，十分有趣。一日，行到一個所在，兩個人一眼看去，山上山下，籬邊溪傍，沒縫的都是梅樹。卻好綠葉成陰，青子滿枝。走將進去，幕天席地的，濃陰可愛。中間一道寒流，水聲潺潺。兩邊有數十家人家，竹籬茅舍，梅陰映帶，雅韻欲流。行過石橋，翼然一亭，中設青石凳兩條，光滑如玉一般。文龍同楚材一見這種景致，頓覺襟懷爽快，遂一齊下馬少憩。仰面見亭中間卻有一匾，上寫「賞梅亭」三個大字。側首地下豎著一塊碑石，上面也有幾個大字，寫的是「梅花村」。楚材對文龍道：「原來這裡的地名叫做梅花村，怪道有多少梅樹圍繞。我們若只住在家裡，哪裡有這等勝境遊覽？可見男子志在四方，這遊歷兩字是最不可少的。」文龍道：「這也是我們有福，所以能到這個所在。但是既有如此妙景，我們不可辜負於它，須要細細地賞鑒一回。」楚材道：「張賢弟說得有理，我們快去遊玩。」說畢，兩人攜手下亭，緩緩地一路游去。正是賞不盡的幽雅，全無一毫俗氣。

正在留戀之際，忽見萬綠叢中斜露著薔薇，滿架顯出無數鮮紅的花朵來。紅綠相間，愈覺萬分可愛。兩人信步走去，剛欲仰面細看那架上的薔薇，忽聞鉦聲鏗然地響。兩人急回頭看時，哪裡曉得不看猶可，一看了，竟是不知不覺地那魂靈兒早不知飛到哪裡去了。

你道怎麼？原來是兩個垂髻女子，拿兩根小竹竿在籬笆裡同向外摘那架上的薔薇。一見他們兩個人到來，便徐徐放下竹竿，輕移蓮步地走向那一邊去了。文龍同楚材兩個連忙定睛細看，這兩個女子真是難分伯仲，生得異樣的美麗。但見：

眉掃春山，眼橫秋水，楊柳腰柔枝若擺，桃花臉豔色如酣。

看來莊重，卻又輕盈；極是風流，自饒幽雅。不是江東二喬出世，定然玉真姊妹臨凡！

楚材同文龍不知不覺看出了神。遠遠地見兩個美人往一所牡蠣砌成的莊門裡面進去了。此時兩個人如同失了兩件寶貝一般，呆呆地立了半晌。文龍始喟然而吹道：「仙耶，人耶？真耶，夢耶？」楚材笑道：「苟非仙子，當是佳人。非真即夢，非夢即真。我等當窮其所止，以作劉晨阮肇之入天台，亦未始不可以為繼起者。特欲入其門，恐非易事耳。」

兩人正欲設計進去探問蹤跡，忽見那個莊門裡面走出一個老者來，葛巾野服，道貌盎然，手中攜著藜杖，緩緩的往處面而來。文龍頓生一計，整衣上前深深作揖道：「晚生義弟兄二人出門遊學，道經貴地，只因貪看勝境，天色將晚，恐怕趕不上宿頭，為此不揣冒昧，欲借寶莊暫宿一宵，明日拜奉房金，未知老丈可肯容納否？」說畢，楚材也忙過來作揖。老者一看，他兩個人貌若潘安，美同宋玉，舉止風流，言詞清朗，連忙還禮道：「茅簷蓬屋，恐不過有辱高賢。既蒙二位不棄，實足輝生蓬華，小老亦何幸如之！盡管請進何妨。」文龍、楚材見他慨然應允，不覺大喜過望，連忙回頭招呼兩個童兒過來，將馬牽到門邊少停，自有那家的僕人出來招呼進去，並將馬匹喂料，自不必說。

再說那老叟將兩個延至草堂，分賓坐下。獻茶畢，老者開言道：「二位相公貴姓大名？府居何處？現在意欲何往？乞道其詳。」文龍、楚材齊聲道：「晚生姓張名文龍，晚生姓沈名楚材，都是祖居浙江牛頭山下，只因出外遊歷，路過寶村，見此春景，不覺貪戀玩賞，遂誤行程，深蒙老丈不棄，得免窮途之歎。晚生等實為萬幸！不知老丈高姓大名，乞賜指教。」老者答道：「老夫姓劉名和，表字若欽。請問兩位相公貴庚幾何？」文龍道：「晚生今年一十九歲。與我這位沈哥哥卻是同庚。」老者道：「相公等方在青年，正宜埋頭窗下，何以出外浪遊，以致光陰之虛擲！文龍道：「昔吳立夫有言，胸無三萬卷書，眼中無奇山異水，縱使能文，亦是兒女子語。所以司馬子長上會稽探禹穴，窺九疑浮瀟湘，窮極索發，為文章，遂爾名高千古。晚生等於楊香扼虎之年，陸續懷橘之日，所有天文地理，諸子百家，九流三教之書早已無所不攬，及至年華稍長，而文則詩詞歌賦，武則拳棒刀槍，靡不件件通曉，所欠者惟閱歷兩字耳。今聞江南乃名勝之地，又人才薈萃之區，既不獨一邱一壑，足以擴我胸襟，即詩酒流連，亦足暢我懷抱。故不憚遠涉而來，藉以拒新耳目，又豈敢效潘孟陽之載酒遊山，廢時失業，謝靈運之尋幽辟勝，惹是生非哉！」

老者聞言，不覺暗暗吃驚，大為奇異，暗想道：「我看姓張的年紀雖小，談吐風生，異日之造就自不可輕於限量，特不知這姓沈的，其胸次又當何如？」因又問楚材道：「沈相公器宇軒昂，年歲又與張相公相若，學問自必宏深。青年遊歷，亦有說乎？」楚材拱手答道：「晚生聞青春伏案，皓首窮經，下筆時雖有千言萬語，無非紙上空談，欲求安民濟世之謀，治國安邦之策，則非特不能因人成事，且亦大誤蒼生。況乎眼孔小則經濟何來，心胸窄則才猷必鄙。此其故智皆由伏處蝸廬，胸無閱歷之所致。是以晚生等，欲遍遊四海，廣訪名師，不作無益之吟哦，以效三家村之學究也。」

劉老者聽了這一番議論，不覺滿面含歡，心中想道：「不料今日無意中，得見這兩個高才博學的書生。其識見固是加人一等，所以發得出這般快論。真是聞所未聞！看來，這兩個的後福自非可以言盡。想如此青年，又有這般高才，若能將兩個女兒嫁與這等快婿，亦是生平的快事，特恐世間有眼之人，早已把這兩快婿揀去，老夫已是落後。且等我慢慢探問，再作計較便了。」想畢，便忙吩咐家人快擺豐盛酒席，與相公們洗塵。好得劉老者雖是鄉下人家，卻是家財豐富，一二席酒肴不難咄咄立辦。

不一時，已齊齊整整擺上一桌酒來。劉老道：「山肴野蔬，實不足款待佳賓。既蒙惠臨，小老便是地主。兩位是胸襟瀟灑的人，萬望勿拘，就此入座罷！」兩人見他雅意懇懇，說話又異常直爽，若然與他過於客氣，反要被你看輕。因此絕不作客，略略謙遜了幾句，就一同入座，酒到杯乾。席上又談論些天文地理，將略兵機。直說到二更天，還是娓娓不絕。把個劉老道說得心花開放。正欲打點探問他們兩個曾否聯姻的說話，忽然聽見外面喊殺連天，哭聲震地，不覺吃了一驚，不知何故。忙欲喚問時，早見幾個莊丁同兩個更夫，飛也似地進來說道：「員外，不好了，快快逃難吧！不知哪裡來的一班強徒，殺進莊來，已把村口的幾家人家搶劫一空，將要到這裡的門首來了。快快早作計較，不要被他們殺進門來，要想逃避就來不及了！」劉老一聽，嚇得面如土色。慌忙立起道：「兩位相公自便吧，老漢要同賤內人女兒們躲避去了，不能奉陪了。」說罷，匆匆地向內就走。

文龍、楚材正在議論風生，十分高興的時候，忽地有此一驚，初時到也呆了一呆。後來見劉老要進去藏匿，連忙立起拉住道：「老丈何必慌張！晚生等在此，自有退敵妙法。老丈盡管放心，且請坐下。」劉老被這兩個人拉住，急得直跳道：「什麼法不法的？你兩個還說這般自在話哩！可曉得強徒是不認得人的。倘然殺將進來，你我的性命不是白白送掉了麼！快快放手，大家逃命要緊。若還要拉拉扯扯地擔擱，停回見了強徒，不是滾湯泡老鼠一窠熟麼！」說罷，就灑脫了手要走。楚材一力拉住道：「老丈，你是嚇昏了！難道晚生們不是性命麼？請老丈鎮定，快叫把酒席撤去，看晚生等退敵，包管平安無事！」一頭說一頭把劉老推在椅上。

兩個人忙把頭髮打開，又喚自己的童兒張武、沈方，去行李中取出寶劍兩口，又命取淨水兩杯，各自拿在手中，吩咐張家的莊丁，不許失驚打怪，只靜靜地看著，強徒自會退去。又向劉老道：「老丈只管靜坐，包你萬無一失。劉老此時已滿身發抖，戰戰兢兢地道：「全全全仗相公們為為老老漢一家解圍。」言未已，聽那喊殺之聲漸漸而近，啼哭之聲分外震耳。又見無數的火光沖天而起。楚材忙同文龍各自跳上一張桌子，均望坎地上吸氣一口，又各把寶劍向虛空畫符一道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但聽見空中霹靂交加，兩道白光從兩口寶劍的劍尖上閃電一般地直往外邊而去。劉老看見他兩個人弄的玄虛，竟有些應驗，心中又驚又喜。不知外面究竟怎麼，只不敢開口相問。那時，劉家有個小童，名叫喜兒。平日頗為頑皮，膽子又是極大。此刻想要出去看看，因悄悄地招張武、沈方過來，向前輕輕附耳道：「我們一同到外邊去看看，到底是些什麼強徒？你們兩個相公的法術靈也不靈？」張武也是個極淘氣好動不好靜的人。一聽這話，便要跟他出去。沈方道：「且慢！相公在這裡行法，我們怎好到外邊去看！」喜兒道：「不妨！我去取個梯子來，靠在莊門上面，沒有看不見的道理。」於是三個童兒商量著捏手捏腳地走了出去，輕輕地取過梯子，靠在牆上陸續地扒上去，向更樓上面伏定。

大家往外一看，果然厲害！實在怕人！但見眾賊一個個：

黃布纏頭，青布繫腳，雄赳赳突突狂奔，氣昂東衝西撞。白刃翻飛，卻似兇神下界；紅旗密布，宛同惡煞臨凡。

一霎時，茅簷草舍成焦土；轉眼處，左鄰右舍盡遭瘟。

正看間，見那邊一顆極大的梅樹背後奔出一個大漢來，向東拼命地奔逃。仔細一認，卻像是本莊的莊漢李二的模樣。後面一個強徒，手執一把明晃晃的大刀，飛也似地趕將去。剛追到石橋相近，只見李二腳下一滑，一交栽倒。要想爬起來，已被後面追的強徒趕上，一刀劈下，眼見得不活了。

三人在更樓上看得明白，喜兒已是嚇得牙齒捉對兒地相打。看猶未了，卻聽一聲喊起，賊眾約有數百人，已蜂擁地殺到莊前來，把個喜兒幾乎嚇得跌下牆來！幸而張武、沈方倒底是有武藝的人，忙把喜兒掖住。卻也作怪，幾百個強徒雖已殺進莊門，卻並不衝殺進來，只同走馬燈上的紙人兒一般，團團地莊門前打轉了幾個回合，忽然一擁地退到對面樹林子內中，一齊站住，望著莊門呆看了一回，又復衝殺過來，依然團團地轉了一陣，復往對面林子中退去。口中均大叫奇怪！

喜兒低低地說道：「想是你們兩位相公的法術靈驗，所以他們只管跑來跑去地打圈子。」張武道：「不要被他們聽見了，那卻不是玩的！」沈方道：「快不要多言。且聽他們說些什麼話？」三人便用目注視，側耳細聽。只見一個為首的強徒把刀指著莊門道：「方才明明看見是一家人家，怎麼走了過去就不見了。反有這般的大水，水面上還有無數燈光。敢是我們眼花不成？」又一個說道：「我明白了，你們想想看。方才也沒有下雨，好端端的，忽地起兩個霹靂，我就有些疑心。此刻看這光景，這裡定是什麼神廟，恐怕我們進去糟蹋他地方，弄壞他屋宇，故此顯出神通來，把我們阻住。」又一個道：「不差，不差！我們快回去吧，不要在這裡觸惱了神聖，反為不美！」說罷，便像驚慌似地一哄而逃。霎時間，蹤影全無。看官要曉得這一伙強徒究竟是哪裡來的，下文自有交代。此刻且不必煩瑣。

再說張武、沈方同著喜兒，見強徒已退，大家喜之不勝，慌忙走將下來，直到裡邊稟報。此時，劉老還坐在那裡像發三日癩地打寒戰哩！三個童兒喜笑盈盈地道：「員外不必著急了，強徒都一齊去了。」劉老一聽，忙忙站起道：「怎怎麼地退去？」三童遂將在莊門上面更樓上所見所聞仔細說了一遍，又道：「可惜那鄰舍人家都被賊徒放火搶劫，弄得不像個樣兒了。」

劉老聽見這幾句說話，不覺又悲，又喜，又驚。悲的是李二被傷，喜的是強徒退，驚的是這沈張二位的本領超群，若今日沒有他兩個到來，此刻不知怎樣光景？此德此恩將何為報？因此連忙向楚材文龍道：「舉家得免大禍，皆出兩位相公之所賜，真生死而肉骨也。」一頭說一頭便雙膝跪將下去。此時兩人已將劍訣煞住，把頭髮挽好，正要與劉老講話，忽見劉老跪下，慌忙還禮不迭，把劉老扶起道：「此皆老丈之洪福所致，晚生輩何功之有！老伯母及令媛等在裡邊，諒必著實受驚，老丈快些進去安慰一番為是，免得她們提心吊膽。況時候已是不早，晚生輩一路而來，鞍馬勞頓，亦須早些安寢。」劉老聽說，忙叫家人取了兩位相公行李，親自掌燈，送至客房道了安置，方退進後堂，將怎樣退賊之事詳細地說與妻女知道，彼此又著實感激了兩個一回，方才就寢。正是：

不因好客，誰退強徒！昔日孟嘗，今日劉和！

不吝杯酒，保全無數。寄語世人，休要自誤！

再說劉老者一則年紀已大，血氣已衰，二則驚地受了驚的人，在牀上自然更覺睡不著了，反來覆去，細細思量。想那沈張兩人雄辯高談似隨何陸賈，珠圓玉潤同衛子都，而一種英氣流露於眉宇之間，尤足令人愛殺。不要說別的，就看他方才退敵的舉止，全無一毫慌張之意，真有卒然臨之而不驚的手段，異日國家棟樑，捨此二人其誰哉？況我欲擇婿久矣，若然當面錯過，豈足為智所慮者？他兩個如此人材，這般年紀，斷無未取妻室之理。這卻有些難處。嚇！有了，我想世間大族，誰沒有三妻四妾，我女就做個側室也不妨事，強如做那庸劣卑鄙的妻子，一世也不稱心。況從前有個算命先生是鐵口，他算兩個女兒的命，日後均有大福，惟不能做人家正室，莫非果應在這兩個身上不成！只是還有一說，他是浙江，我是江南，若然將兩個女兒嫁他，兩人自然要帶了回去，卻又未免割捨不下。這便如何嚇？也罷！我想這裡也非善地，我又只有這兩個女兒，倒不如將親事說妥了，把舉家遷至他們那裡，一同居住。骨肉之間又不遠隔，豈不兩全其美！想我這雙眼睛，不是自己誇口，也要算有些眼力的，斷不會看差了人，竟是這樣吧！主意一定，便也朦朧睡去。正是：

芙蓉繡褥值千金，付與蕭郎愜素心。

漫說泰山千萬丈，也須移向武陵行。

再說楚材、文龍用法把強徒嚇退之後，心中暗暗歡喜，到得客房，文龍道：「那兩個美人果是他的女兒，仙師之言已驗一半。只是他也是個大戶人家，怎肯將女兒做人側室？必須想出個妙計來，將言語挑動與他，使他自己開口方妥。」楚材道：「我倒有個計較，必須如此如此。你道如何？」文龍拍手道：「除了這個計較，一時也沒有再比它好的，竟是照此而行，試探他的口風，便知分曉。」說罷，便把張武喚起，吩咐他明日在員外跟前如此如此：「到底你是個小廝，就出言冒昧些，也不要緊。」

張武諾諾連聲而退。到了此日，便絕早起來往裡邊走去。不知怎麼用計，且聽下回分解。